披露中國第一家族會議
習家財富和權力運作過程
習姐大姐大　反腐滅親抓堂弟

# 習近平家族

◎ 魯富聞

哈耶出版社

披露中國第一家族會議

習家財富和權力運作過程

習姐大姐大　反腐滅親抓堂弟

# 習近平家族

◎魯富聞

哈耶出版社

# 目 錄

從 2013 年清明節那次開始，不定期的坊間流傳的“習門家庭會議”已開了好幾回，每次都是由橋姊主持的，而且習近平親口封她為“大家長”，要求包括自己在內，三弟妹都要聽她的



# 習近平家族會議

2014 年 9 月 2 日，博訊網發表署名“高曉瑜”的長文，談的是“習近平為何能大義滅親，習大姐齊橋橋有大家風範”，該文的原標題是《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

讀罷此文，一位遊走於太子黨和北京精英圈的消息人士對《內幕》評論說，“初讀，覺得這篇文章挺真實的；細讀，才能品出它的信息量。”這一點，也得到北京政治觀察人士的認同，“此文寫的是習的兄弟姐妹，但傳遞的信息量卻很

習近平與彭麗媛。

大。”

那麼，這篇已在北京精英階層引起反響的“挺習”和“挺習家”的文章，都傳遞了哪些信息呢?《內幕》記者通過採訪數位知情者、政治觀察人士和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兩部習近平傳記的作者，對該文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

## 齊橋橋與彭麗媛有隔閡

無論是瞭解習家的知情人士還是北京政治觀察人士，以及受訪的幾位作者，談到齊橋橋一文時都對《內幕》指出，此文很爛，邏輯十分混亂，很多地方都語焉不詳，但透露出的信息卻十分驚人，而且也有相當的可信度，也比較符合齊橋橋的個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上網後並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但瞭解習家的知情人士在第一時間提醒《內幕》記者，一定要仔細品味這篇“爛文”，此文用“爛”掩飾了不少內情，細讀才能品出它所隱藏的驚人的信息量，文中的很多話都可以找出蛛絲馬迹來，不僅可以解讀出齊橋橋的政治觀點，更能解讀出習近平和中南海的政治情形。

瞭解習家的知情人士還對《內幕》指出，細讀齊橋橋一文，能夠品出很多重要信息。比如說，齊橋橋跟第一夫人彭麗媛

的關係一直很一般，至少有一些隔閡，因為齊橋橋始終認為，她才是長期的指引弟弟習近平的人，一直都在扮演啓蒙者和導師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齊橋橋看來，沒有她就沒有弟弟習近平的今天。”這位跟習家有走動的知情人士還向《內幕》透露說，“十八大前，為了表達自己的善意，彭麗嬡曾宴請過大姐齊橋橋，兩人的關係似乎有了一些緩和。”

“但是，從齊橋橋一文中還是能夠看出，大姐和已經當上第一夫人的彭麗嬡還是有一些隔閡，例如文章開頭寫道：‘齊橋橋是習近平姊姊不錯，但也是習仲勛女兒噢，想做生意非得扛弟弟牌子嗎？彭麗媛想發財只有靠老公，但只要有一筆，那怕是山東舅爺、小姨的，那些水軍能不用顯微鏡照出來餵料洋記者？’一句‘彭麗想發財只有靠老公’透露出習彭兩家的地位差距，也可以說門不當戶不對，這也是長期以來齊橋橋和彭麗媛存在一些隔閡的主要原因。”

## 抹黑習家是他幹的

《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作者高曉瑜開篇寫道：

習近平大義滅親抓貪腐表弟新聞曝光後，中外網絡輿論反應熱烈，大讚習近平有之，質疑聲也不斷，甚至仍有汙水潑向習家。

自 2012 年 6 月“十八大”前夕《彭博通訊社》對習近平“身家”爆料，到 2014 年 1 月國際記者同盟（ICIJ）維京群島離岸公司調查，再到 2014 年 6 月《紐約時報》披露的賣盤退商消息，齊橋橋的名字不斷躍上外媒版面，幾被定格的“億萬富婆”臉譜，反襯胞弟的肅貪鬥士鐵面，給“反習陣營”

提供了“選擇性反腐”、“藉反腐清除異己”的牽強口實。

關於習近平是如何“大義滅親抓貪腐表弟”的，我們暫且不表，留在最後詳解。先來看看齊文中提到的西方媒體對習近平展開的三次“抹黑行動”：

第一次是彭博社在 2012 年 6 月，也就是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確切地說正是習近平全面接班之前，彭博社發表揭“習近平家族財富過億”一文，引起很大反響。當時有政治觀察人士對明鏡新聞網指出，向彭博社提供這些資料的，“應該是習的政治對手，其目的就是抹黑習家。”

彭博社曾強調“這篇報導的信息均來自於公開資料，也十分謹慎地說明了巨額財富並不能追蹤到習近平、彭麗媛、習明澤，而是主要由他的姐姐齊橋橋一家和妹夫吳龍以及習遠平所有”。

該文稱“彭博社收集的公開資料表明，在習近平在黨內逐步攀升時候，他的親屬們將商業利益擴展到了礦業、房地產、手機設備等領域。”

“這些利益包括在總資產達 3.76 億的眾多公司中的投資，包括在一家資產達到 17.3 億的稀土公司的 18% 的間接股權；還有在一家公開上市的科技公司價值 2020 萬的股票。這些數字沒有計入負債的部分，因此也不反映習氏家族的淨資產。”

不過，彭博社也表示，“根據這些資料，這些資產不能追蹤到習近平本人、他的妻子或他們的女兒”，“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插手推動他的親屬們的商業交易，也未發現習近平和他的家族成員有什麼不法行為。”

該文還稱，“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查到習家在可以俯瞰

芮成鋼

南中國海的香港的山頂，有一座價值 3150 萬元的別墅。連接著電線的門鈴搖搖晃晃，鄰居們說這幢房子已經空了多年。習家在香港至少還有六處房產，總價值據估計有 2410 萬元。"

彭博社還在報導稱，"在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即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時，對官員財富的審查也加強了。習近平和下一代領導人將在本次交接後接班。"同時，該文也交待稱，"過去 30 年來，習近平在黨內穩步上升，在好幾個省都當過一把手，在 2007 年進入了政治局常委。這一路上，他因主政清廉而獲得好評。"

無獨有偶，2014 年 9 月 1 日面市的最新一期《明鏡月刊》，也談到了彭博社抹黑習家的報導，《明鏡月刊》評論說：一邊談因主政清廉而獲得好評的習近平即將接班，一邊又用很長篇幅"披露"習近平家族的過億財富，彭博社的確煞費苦

心。該文發表後，明鏡新聞網刊登署名文章，澄清習近平家族的財富傳聞，文章指“彭博社報導的真實性是不可靠的，其所披露的習家財富數據並不完整和準確”；該報導還指“習近平家族堅決反對腐敗”。

當時還有政治評論人士指出，彭博社放出這個消息，肯定會對習近平本人清廉形象、獨立公正的執政地位造成一些影響。也有政治觀察人士尋問，“到底是誰向習近平施放暗箭？”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到底誰在與習近平進行著權力博弈？”

最新一期《明鏡月刊》引述中南海消息來源稱，已經捲入周永康案和令計劃案的前央視主持人芮成鋼，就是許多針對習家謠言的製造者，其中包括彭博社的文章，都是芮成鋼通過他的媒體關係和人際關係，把這些抹黑習家的資料提供給彭博社。

## 隱形億萬富豪與齊橋橋

除了彭博社抹黑習家，《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還列舉了國際記者同盟（ICIJ）維京群島離岸公司調查，以及《紐約時報》披露的齊橋橋賣盤退商等消息，但對齊橋橋名聲“打擊”最大的還是《紐約時報》所揭露的隱形億萬富豪肖建華與習家的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高曉瑜在齊橋橋一文中所提到的是“蕭建華”，而《紐約時報》在 2014 年 6 月 3 日發表的報導，則用的是“肖建華”，雖然有一字之差，但所談內容都是指隱形億萬富豪與齊橋橋的“交易”。請讀以下原文：

今年6月3日，《紐時》發表了該報記者張大衛、傅才德聯合撰寫的文章，題為《肖建華，“六四”後起家的億萬富豪》。文中據“知情人士”消息，提到肖與北京“高官親屬”的三宗交易，一為購入習近平姊姊齊橋橋夫婦一投資公司五成股份，去年1月以1500萬元（人民幣）成交，另兩宗交易對象分別為賈慶林女婿李伯潭、戴相龍女婿車峰。

第二天6月4日，肖即發表聲明抗議，字面上看是因“艱苦創業的歷史被描述成因‘八九事件’沒有參與而獲得政府回報”，該內容著墨較多，但對於三宗交易，後兩宗語義含糊輕描淡寫，唯獨第一宗以當事人身分予以證實。於是引起滿世界一片鬧嚷聲:“蕭(肖)建華證實習近平姊巨額交易”!雖然他假惺惺扮好人，稱齊橋橋賣盤是為了不影響其弟執政，而且交易令齊蒙受損失，但“習總有個富婆家姊”信息再次強化傳播。

該文所談的這段內容，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大事件》雜誌發表過深度報導，其背景是:在六四事件25週年之際，《紐約時報》於美東時間6月3日，北京時間6月4日，發表了該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攜手傅才德撰寫的題為《肖建華，“六四”後起家的億萬富豪》的長篇文章，介紹了當時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在六四事件後變成中國億萬富豪的過程。

《紐約時報》的文章首先談到了25年前被中國政府鎮壓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幾天之後，廣播裡充斥著有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名單，指控的罪行是煽動反革命暴亂。位列名單之首的是20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王丹。他成立了一個非官方的學生聯合會，以動員同學提出民主訴求。

該文接著寫道，至於官方的北大學生會當時的主席，並沒有被公開提到，在後來的歲月中也鮮有提及。他的名字叫肖建華。他從未與政府對抗，1989 年 6 月的事件也未使其成為中國的“通緝要犯”。實際上，這些事件助推他躋身最富有的人士之列。

不過，把肖建華的發迹與六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紐約時報》強調，肖在“六四”前後的表現，很快就得到獎賞，“甫一畢業，肖建華就在北大的直接資助下步入了商界，而這所學校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上世紀 90 年代初，肖建華收穫了第一筆財富。《紐約時報》稱，當時肖建華是一名電腦分銷商，在北大校園附近兜售戴爾和 IBM 等品牌的個人電腦。他還成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公司，這些公司部分得到了校方的資助。作為官辦學校，北大試圖鼓勵自己的畢業生創業。

上世紀 90 年代末，肖建華轉而過渡到了更賺錢的行業，那就是股市。《紐約時報》強調，肖建華“利用明天集團和其他投資公司在股市進行炒作，開始大筆吃進上市公司的股票”。《紐約時報》指出，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肖建華協助組建了數十家投資公司。他的合作夥伴往往是政府機構，比如包頭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紐約時報》的長篇報導後半部分，把“矛頭”對準了習氏家族：當習近平的姐姐與姐夫 2013 年出售他們與中國一家大型銀行的合資企業中的股份時，買家是肖建華聯合創建的一家中國企業。這筆交易完成的時間，晚於 2012 年 6 月彭博新聞社發表的那篇關於習近平親屬的家族財富的文章。

習近平早年家人合照。後排左起：習近平、齊安安、習正寧、齊橋橋、習遠平。前排左起：母親齊心、父親習仲勛和習仲勛之妹習冬英。

《紐約時報》強調，肖建華通過身邊的人承認，他結識了不少中國高層領導的子女，並曾與他們一起投資。他表示，通常都是碰巧，恰好和他們做同一筆買賣。

但《紐約時報》查看公司登記記錄發現，肖建華旗下的企業達成的交易似乎使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親屬獲益，而在過去五年中，這種情況至少出現了三次。

例如，2009 年 1 月，上市企業包頭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將出資 3.5 億元人民幣，從北京昭德置業有限公司手中收購位於古城麗江的一家房地產公司。肖建華在明天科技持有大量股份，而昭德置業的董事長李伯潭是賈慶林的女婿。賈慶林曾為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是權力極大的政治

局常委會的一員，直到 2012 年。

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後來，也就是 2013 年 1 月，肖建華共同創建的一家公司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屬達成交易：北京的秦川大地投資公司以至少 1500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將其在另一家投資公司的 50% 股份出售給肖建華創立的這家企業，與習近平親屬當初的收購價持平。

公司記錄顯示，當時，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及姐夫鄧家貴通過其他幾家企業擁有秦川大地投資公司。這筆交易宣布的時間，是在彭博社有關習近平親屬資產的報導問世六個月後。彭博稱，這一資產價值超過 3 億美元（約合 18.7 億元人民幣）。



## “臭小子睜眼說瞎話！”

在《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中，作者高曉瑜主要引述了一位與喬橋橋相識幾十年的對習家了如指掌的“閨蜜消息人士”，且稱其“京城女漢子”的爆料和評論。文章在談到《紐約時報》披露肖建華（蕭建華）與齊橋橋的交易大背景時指出：

“女漢子”提示日期的敏感性，徐才厚案六月三十一日公布，周永康七月二十九日“示眾”，六月頭正是中央高層及退位元老“斬虎保虎”殊死決戰之際，蕭建華的狼子用心誰還看不出嗎？更可恨的是：“臭小子睜眼說瞎話！橋姊根本不認識姓蕭的，跟他也沒作任何交易！那筆公司資產是賣了，但買方是‘別人’，‘別人’買了後轉手才賣給了蕭，為什麼轉手，有利可圖嘛，顯然有人帶了目的主動開口要買

的。”

她不肯明說“別人”是誰，稱不方便透露：“但是，橋姊為了支持習總打包賣資產，三年前即已進行，被轉手賣予蕭的也不是最後一宗，公司不是青菜蘿蔔，賣起來哪有那麼利索？為了不對反貪打虎造成干擾，都盡可低調進行，對方也都遵守商業協定，沒一個像蕭某人這麼缺德的，不，不，不是缺德，他是存心的。”

我們回頭再看看《紐約時報》的跟蹤報導。該報在披露肖建華插手平安收購案第二天，又發表報導稱，肖建華的公司回應收購習近平家屬股權。

該報稱，中國一名身家億萬的金融家對《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做出了回應，那篇文章報導了他的公司和一些中國高層領導人的親屬之間的交易。他於 2014 年 6 月 4 日表示，自己聯合創建的一家公司於去年幫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屬處理了一些資產，當時，該公司購買了習家持有的一家投資公司的股份，那是一家受到國家支持的投資公司。

億萬富翁肖建華的控股公司明天集團之所以發表這則聲明，部分是為了對《紐約時報》6 月 4 日報導的一些描述要點做出辯解。這篇文章講述了肖建華在 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示威後，作為一名商人的崛起歷程。

肖建華通過他的女發言人表示，習近平家族之所以決意出售投資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損失也在所不惜，是為了儘快處理掉這筆資產。不過，《紐約時報》再三強調，此前的 2012 年 6 月，彭博新聞社對習近平家族的資產做出了報導。而此次交易發生在 2013 年 1 月，是習近平的親屬開始在他升任共產黨最高位置的前後，出售資產的最初跡象之一。

肖建華接受中國媒體採訪。

上任後的習近平立誓嚴懲腐敗，要“老虎蒼蠅”一起打。

該報稱，儘管尚不清楚習近平家族的資產出售規模，但提交給政府的公司記錄顯示，過去數年中，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和姐夫鄧家貴還出售了在中國其他幾家公司的股份。

肖建華公司發布的聲明試圖解釋為何自己參與創建的康海天達公司在 2013 年 1 月出資 1500 萬元人民幣，收購了習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所持的 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 的 50% 股份。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 是國有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國際分支下面的一家合資企業。

在聲明中，明天集團稱不再控制康海，但表示習近平的親屬收購他們在 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 持有的 50% 股份時，那筆交易沒有不尋常之處。習近平的親屬是利用一家名為秦川大地的公司收購那些股份的。

“秦川大地公司股東當時投資入股企業沒有利用任何政府關係或家庭關係，”明天集團的聲明說。“退出過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規的。”聲明還說，當習近平家族以 1500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出售所持股份時，這個價格與該家族幾年前的入股價格一致。

《紐約時報》最後稱，習近平家族“自動退出其辛苦創業合法經營的商業項目，退出的項目基本和投入等價或者承受了較大損失，”聲明中寫道。“因此可證明，其股東並沒有利用家庭影響而賺取任何額外商業利益。”

看到《紐約時報》發表的肖建華的聲明和相關評論，有香港媒體評論稱，肖的聲明證實了他收購了習家的股份，這引起“京城女漢子”的憤怒，罵他“狼子用心誰還看不出”，“臭小子睜眼說瞎話！”因為齊橋橋根本“跟他也沒作任何交易！”

## 齊橋橋不可能被限制出境

一位瞭解習家的知情人士告訴《內幕》，從齊橋橋一文中不難看出這位習家大姐的地位，要比現在如日中天的習大大還要重要。文章中還特意提到有關齊橋橋被禁止出境的傳聞，也是回應早前博訊網的習近平不准姐姐齊橋橋出境的報導，知情人士強調說，這種說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根本沒有發生過此類事情。用“女漢子”的話說，齊橋橋沒有受到任何限制，8 月份還去了趟香港。

既不認識，又不存在任何直接交易，所以七月中有傳什麼“習總嚴查蕭建華案，禁止齊橋橋、鄧家貴出境協助調查”純屬扯淡，“女漢子”道：“跟你明說吧，八月中旬她還剛剛來過一次香港呢。”

她眉頭緊皺道：“關鍵是，外界根本就不瞭解橋姊這個人，加上老百姓仇富仇官心理，又有偽君子溫家寶的例子，只要是罵官罵官二代的一定相信。”

提到有些網上議論，說什麼“避避風頭多精明，再說賣了也是錢入自己袋啊。”她又委屈又惱怒：“不賣盤照做生意，你們會罵仗弟弟威勢以權經商，賣了又說避風頭精明，你倒教教橋姊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才能讓你滿意？”

這幾段交待很有意思，主要傳遞的是有關齊橋橋兩口子被限制出境系屬謠言，而且齊橋橋還去過香港。隨後，“女漢子”的一番有關仇富的評論，還讓偽君子溫家寶躺著中彈。

最後一層意思是，作為習近平的大姐，無論齊橋橋做什麼或者怎麼做，都會被外界無限放大，套句話說“當大姐難，當習家的大姐更難，但最難的是當習近平的有錢的大姐。”



## “全世界都上了周永康的當”

在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的閨蜜“女漢子”嘴中，從彭博社到《紐約時報》對習家的幾次抹黑行動，都是“傻逼”之舉，全都上了周永康和江澤民的當，因為“習近平夫婦無懈可擊”，所以那些“傻逼”媒體就緊咬習的姐姐齊橋橋。請看以下原文：

訊息經千萬計“自由行客”、無數“翻牆客”轉而“內銷”後，老百姓反倒心如明鏡：齊橋橋是習近平姊姊不錯，但也是習仲勛女兒噢，想做生意非得扛弟弟牌子嗎？彭麗媛想發財才只有靠老公，但只要有一筆，那怕是山東舅爺、小姨的，那些“水軍”能不用顯微鏡照出來餵料洋記者？但倆夫妻倆身上就是挑不出一絲毛病，恰恰證明習總“自身硬”不是吹的玩的，說一不二的領導太少了，咱們信得過。

但信得過習、彭夫婦不等於認可其大姊，雖然深明時下高幹子弟無不利用“官脈”斂財，但民眾對“習門兒女”持

習近平和周永康。



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父親在腥風血雨“前三十年”一輩子沒整過人；弟弟出於“後三十年”無官不貪汙泥而不染，你就那麼愛錢嗎？尤其當下打虎之戰遭到群虎頑抗，正邪之爭陷入膠著關頭，你就不能少給你弟弟添些麻煩嗎？毋庸諱言，在民眾心目中齊橋橋或許無辜，但無疑是加諸習近平身上的一股負能量。

筆者基本上也持此觀點，但近日被一位朋友的朋友加以顛覆。姑且稱這位“京城女漢子”為“閨蜜消息人士”吧，不行，她反對：“別价，我可不想這麼套近乎，不過我和橋姊認識幾十年了，當我好朋友是肯定的，我太瞭解她了。”

女漢子年近花甲，快人快語，開宗明義是一聲怒吼：“傻逼！美國報紙自以為聰明，自以為中國通，傻逼！被貪官水軍牽著鼻子走，香港傳媒跟著起哄，一樣傻逼，所以全世界都上了周永康、江澤民的當，硬是把一個睿智、率性的女漢子，

醜化成貪財逐利的俗婆娘，一個不僅仗義破財，而且攪盡腦汁出謀劃策力挺反腐的好姊姊，無端端變成了拖弟弟後腿的負能量。”

上述幾段文字看似信手拈来的嬉笑怒罵，其實卻傳遞出好幾層意思：一是習近平和彭麗媛夫婦“自身硬”，“水軍”挑不出一絲毛病；二是習家子女沒像其它高幹子弟那樣斂財；三是齊橋橋當年做生意並未打著弟弟習近平的旗號；四是齊橋橋的經商經歷確實變成倒習的把柄；五是的確有一個龐大的有後台的水軍，專門蒐集習家的把柄，然後爆料給西方媒體，再把這些負面消息“內銷”，從而打擊習近平。

以上幾層意思都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到底是誰要倒習？第 34 期《大事件》給出這樣的答案：是來自薄熙來家族或其爪牙餘黨的報復和打擊。想當初，傳聞薄周政變之時，就有傳言說，薄周二人有意，如果薄入常成功之後，便逼習下台。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薄轉眼就倒台了。可見，收集習的黑材料，這很可能是薄周集團陰謀的一部分。

《大事件》接著指出：十八大前夕中南海裡權鬥正酣。習近平家族財富的突然曝光，大抵是高層權力鬥爭的產物。有人對外放風，出口轉內銷，借機猛踩習近平。放風的最大嫌疑人，是周永康。薄熙來倒台，是胡溫習聯手運作的結果，作為薄的靠山，周惱羞成怒，並不輕易認輸；也只有主管情報的周，才最有可能對習家資產摸底。

政論家陳破空認為，放風的另一嫌疑人是江澤民。儘管他是習近平接位的最大推手，但民間寄望習政改的呼聲，卻令江不安，江及時拋出他早就掌握的習家族底細，一則貶損習近平，重創民間期待，二則警告習近平，打消其任何政改

念頭。可謂一石二鳥。

而《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也借“女漢子”之口，道出倒習的幕後人正是周永康和江澤民。該文還聲稱，西方媒體抹黑習家，讓“全世界都上了周永康、江澤民的當”。

這一論點與 2014 年 8 月發行的《大事件》的主打文章的觀點是一致的。

## “大家長”的稱呼是習近平封的

明鏡新聞網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2012 年春節前，習近平要求兄弟姐妹退出商務活動。在此之前，網上有傳聞稱：習近平的母親齊心早在 2008 年底，以及 2011 年 3 月份，兩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員開家庭會議，嚴令家庭成員不能打著習近平的旗號在外從事任何生意活動以及不法行為，在 2011 年的會議上，齊心甚至要求所有家庭成員必須停止所有商業利益關聯的活動。

不過，針對習家的家庭會議，《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卻給出了全新版本：

接下來的第二點更讓筆者“耳目一新”：坊間流傳的“習門家庭會議”，都是齊心老太太警誡子女“不要拖近平後腿”，而子女中橋橋錢最多，似乎也就當然地成為主要警誡對象。但是女漢子朗聲道：

第二點，老太太年歲已高，腦子有時不太好使，所以主持家庭會都是“十八大”前的事。從去年清明節那次開始，不定期的家庭會議已開了好幾回，老太太有時列席，但每次都是由橋姊主持的，而且習近平親口封她為“大家長”，要

求包括自己在內，三弟妹都要聽她的。

這兩段文字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一、十八大後習家的家庭會議已不再由老母親齊心主持，改由大姐齊橋橋“當家作主”；二、齊橋橋“大家長”這個稱呼是弟弟習近平封的。那麼，齊橋橋到底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確切地講，無論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前，還是上台以後，姐姐齊橋橋都是輿論的聚焦人物。明鏡出版社《習近平傳》作者高曉在接受《內幕》採訪時介紹說，習仲勛和齊心共育有四個兒女，分別是 1949 年出生的齊橋橋、1951 年出生的齊安安、1953 年出生的習近平、1955 年出生的習遠平。本來齊橋橋和齊安安也都姓習，上學後改隨了母姓。

據高曉介紹，齊心是習仲勛的第二任妻子，習與第一任妻子郝明珠 1936 年結婚，1944 年離婚，兩人共育三個子女，兒子就是習正寧，也叫習富平；長女叫習和平，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次女叫習乾平，1960 年 1965 年就讀於外交學院法語專業，畢業後到《國際商報》工作，後任高級記者、國際部主任。

“在習家最有威望的就是齊橋橋，文革期間，父親被打倒，母親挨鬥挨打，習家當時全靠齊橋橋才挺了過來，後來習近平去陝北插隊落戶，姐姐齊橋橋也去了內蒙古建設兵團，並把節省下來的錢寄給妹妹和弟弟，後來她患上了很嚴重的關節炎，同時肺結核復發，還得了風濕熱，侵犯心臟。文革那幾年，齊橋橋的確遭了不少罪。”高曉介紹說。

9 月 10 日，網名“韓飯桶”的北京娛樂評論人在微博披露，演員馬元是習近平同父異母姐姐習乾平的兒子，他的父親是書法家馬寶善。馬元的經理人葉子在接受《星島日報》查詢

時只是說因“涉及他家庭的問題，不方便回應”，但沒否認馬元的家世；《星島日報》還在官方出版的《習仲勛畫冊》中發現一幀 1988 年馬元和外公習仲勛一起，為表妹慶祝生日的照片。

童年齊橋橋與父母的合影。

三十多歲的馬元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曾參演電影《真假新娘》、《讓子彈飛》和電視劇《血色浪漫》、《雙面膠》等，其在《讓子彈飛》中扮演的牧師和在《血色浪漫》中扮演的鄭桐形象給觀眾留下的印象深刻。2010 年，馬元在敘述清華大學百年校史的電視劇《水木清華》中扮演清華大學任職最長的校長梅貽琦。

在習仲勛恢復工作主政廣東後，只有齊橋橋一直照看父親。據說，齊橋橋在廣東期間，曾有一次出國留學的機會，她也很想去國外學習經濟工作，但在父親的反對和勸說下放棄了。

後來齊橋橋報考瞭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後因健康問題又中途休學。康復後，她進入廣州軍區聯絡部，投入五批遣送越南戰俘的工作。

父親習仲勛調中央工作後，齊橋橋也回到北京，調到基建工程兵部隊。後來，帶職在北京外交學院大專班上學。工程兵部隊整體轉制後，齊橋橋調任剛恢復建制的武警總部工作。組織上考慮到她已有較好的部隊和地方工作經歷，便讓

她擔任了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外事辦主任。

據媒體報導，作為第一任外事辦主任，齊橋橋為武警外事工作奠定良好基礎做出一定貢獻。齊橋橋說：“我在處理個人利益和榮譽問題上，十分注意向我母親學習，把晉級加薪的機會儘量讓給戰友，首先為他們創造進步的機會。”齊橋橋的工作得到了組織的充分肯定，成長為全武警最年輕的副師級幹部。

官方媒體稱，1990 年習仲勛正式離開工作崗位，因年事已高，除了組織的關愛，也離不開家人的照料。正處事業高峰期的齊橋橋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決定：“我身為子女中的老大，享父母之恩，受弟妹之尊，蒙組織之愛，我不解甲誰解甲！”

## 閨蜜講的橋段並無新意

可以說，上述這些來自官方媒體和知情人士提供的資料，讓我們對齊橋橋的個人經歷有一個較完整的瞭解，但出乎意料的是，《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卻給出了另一個版本的齊橋橋“成長史”。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對《內幕》評論說，“接下來的這幾段描寫，很是耐人尋味，因為該文作者借“女漢子”之口，道出了不算是內幕的內幕。

終於到了我向“女漢子”提問的時候了。第二個問題（竟然是習近平敬服的大家長）已不需要問了，第一個問題是：“您說橋姊根本不把錢當回事，那麼，她為什麼賺錢開公司幹得那麼起勁兒呢？”

這位不認“閨蜜”十足閨蜜的消息人士又是那句：“你

們太不瞭解她了！”然後從她的兩個個性特點娓娓道來：一是重情重義同時頭腦清醒、拿得起放得下；二是好學好強又聰明過人，幹啥都要幹到最好。

齊橋橋和齊安安。

先談第一個特點：重情重義、頭腦清醒、拿得起放得下。文革狂潮初起，革命父母紛紛變黑幫，就在薄熙來們為劃清界線一腳踢斷老爹肋骨時，母親齊心被遊鬥虐打歸來，齊橋橋說的第一句話是：“媽媽，你胡說了沒有？你不能做叛徒！”——擔心爸爸“被出賣”。

十九歲落戶內蒙農場，過著“苦到不怕死”的生活，每月五元工資別人都買了餅乾，她硬是強忍誘惑，一塊也沒買過，把錢寄給農村插隊的安安和近平。既飢寒交迫又前途渺茫，有人叛逃（外蒙）、有人自殘回城，有人找關係當兵，只有齊橋橋的家信裡滿是豪言壯語。因為她清醒地認定，任何人都可以走，而她不能走，也無處可走。

“四人幫”倒台兩年後，1978 年習仲勛平反覆出，被鄧小平、葉帥委派執掌南大門廣東，受命倉促，中央決定讓齊橋橋以秘書身分陪同父親赴粵。1980 年習仲勛調中央工作，齊橋橋也回到北京，調至武警總部工作，由於成績突出，很快升任外事辦主任。

明鏡出版社《習近平與彭麗媛》一書作者之一吳楠在接受《內幕》記者電話採訪時指出，在齊橋橋一文中，閨蜜所介紹的齊橋橋的幾段經歷並無新意，基本上都是官方媒體和出版機構在介紹習家時所講過的內容。“比如說，齊橋橋在文革時問媽媽齊心胡說了沒有，擔心母親出賣父親——這個橋段幾乎所有介紹習家的書籍都談到過。如果只從這一點來分析，這個自稱瞭解齊橋橋的閨蜜，或許並不太瞭解她的經歷，否則不會老調重彈，更不會把這樣的故事當成齊橋橋‘重情重義、頭腦清醒、拿得起放得下’的證據。”

吳楠接著對《內幕》指出，“齊橋橋在文革期間把省下來的錢寄給弟弟習近平，還有父親習仲勛複出後主政廣東時齊橋橋一直陪伴在身邊等等，都是衆所週知的故事，閨蜜用這些事兒來證明齊橋橋的與衆不同，最後只能證明這個閨蜜對齊橋橋的瞭解恐怕並不多。”

## 習家對老鄧不滿

不過，吳楠表示，齊橋橋的閨蜜所講的六四之後習仲勛的遭遇時，倒是有些新意：

因胡耀邦及“六．四”問題得罪老鄧，一九九〇年，精神、身體雙重衰竭、年近八旬習老被逐出京城謫居南粵，此時習橋橋身為全武警最年輕副師級高官，前途似錦，但為照顧老父竟然毅然退伍，毫無一絲猶豫：“我身為子女中的老大，享父母之恩，受弟妹之尊，我不解甲誰解甲！”

北京政治觀察人士還發現，齊橋橋一文中談到了一些較敏感的政治話題，如用“女漢子”之口提到了鄧小平、胡耀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任重、習仲勛（左二）、馬文瑞、秦基偉。



邦、趙紫陽和六四，“尤其是這一句‘因胡耀邦及六．四問題得罪老鄧，一九九〇年，精神、身體雙重衰竭、年近八旬習老被逐出京城謫居南粵’，透露出齊橋橋和習家對鄧小平的不滿，也含有對胡耀邦的遭遇和六四事件的同情和看法。”這位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對《內幕》解讀道。

與高曉合著《習近平與彭麗媛》的吳楠則強調，從齊橋橋所說的“我身為子女中的老大，享父母之恩，受弟妹之尊，我不解甲誰解甲！”這句話中，倒是可以看出這位習家“大家長”的性格和氣度，讓人看到了她的“女強人”的個性。

而習仲勛因支持胡耀邦，痛斥幾個政治元老搞“宮廷政變”，最後得罪了鄧小平這段歷史，明鏡出版社的《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中有更詳細的描寫。該書對習仲勛去世後，齊橋橋投身商海也有精彩介紹。

再看第二特點，好學好強又聰明過人，幹啥都要幹到最

好。齊橋橋陪父赴粵後進入廣州軍區聯絡部，立即投入遣送越南戰俘工作。當時很多女俘仇華情緒強烈，有一位戰前是教師，誰說都不聽，齊橋橋就能通過交心談心使她逐漸改變了敵對態度，回國之時捨不得離去，哭得最傷心。

回到北京後，她決心搶回文革耽誤的學習時間，帶職繼續求學，年過三十又有孩子，她硬是以頑強的毅力畢業於北京外交學院大專班。在武警工作期間，齊橋橋組織參與了許多涉外活動，全程陪同，安排周密，既熱情有禮又不失尊嚴，贏得了外賓一致稱讚和領導多次表彰。

該文這兩段介紹，沒有說是出自作者之手，還是閨蜜之口，但齊橋橋的這兩段經歷也是很多人所熟知的，用這樣的“例子”來證明齊橋橋“好學好強而且聰明過人”，“顯然是有些虛弱的，若是這位閨蜜能介紹更多的外界所不知道的齊橋橋，這篇文章會更有分量。”吳楠對《內幕》評論道。

## 下海經商，成地產大亨

明鏡出版社的《習近平傳》對習仲勛去世後齊橋橋的經歷有很詳盡的介紹。2002 年，89 歲高齡的習仲勛與世長辭。據官方媒體報導，在父親身邊照顧了 11 年半的齊橋橋，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也盡到了一個女兒應盡的孝心。

父親去世以後，母親擔心齊橋橋一家日後的生活沒有保障，畢竟已經斷了“皇糧”，十幾年來工作在父親身邊，生活非常簡樸。齊心在經過百般思考之後，提筆給當時的國家領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恢復齊橋橋的公職，讓她復出工作，起碼能有生活保障。

這封信被齊橋橋一把摁下。“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讓別人感覺我離了父母，就不能自立於社會。我 50 多了，都到退休年齡了，怎麼還能讓我復職呢！”

“不說別的，你看病怎麼辦？誰來管你呢？！”

“那麼多老百姓怎麼生活的？別人能活，我也能活！”

2003 年，54 歲的齊橋橋投身商海。但心意決而力不從心是下海後那段日子齊橋橋最大的感受。於是，她報考了清華 EMBA。用她自己的話說，是“沒想到能考上的”，因為清華大學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是最崇高的學府，遙不可及。而最終順利考上清華 EMBA 也成為她人生中一個意外的也是必然的轉折點。

2004 年，帶著企業發展的疑問和困惑，齊橋橋走進了清華 EMBA 課堂。齊橋橋說，兩年學習，讓她感覺在企業管理上是真正上了個台階。現在，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全得益於學的知識。

我們再來看看《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對齊橋橋這段經歷的介紹，就會發現有許多相似之處，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官方媒體早就披露過的：

2002 年，89 歲高齡的習仲勛與世長辭。在父親身邊照顧了 11 年半的齊橋橋，盡到了應盡的孝心。母親為斷了“皇糧”年方 53 的女兒擔心了，提筆給國家領導寫了一封信，希望恢復齊橋橋的公職，讓她複出工作，起碼能有生活保障。

這封信被齊橋橋一把摁下。老太太急了：“不說別的，你看病怎麼辦？誰來管你呢？”“那麼多老百姓能活，我也能活！”2003 年，54 歲齊橋橋毅然下海，投身商海大潮。但是撲面而來的感受是力不從心。

以前的公職是工作，如今按黨現行政策允許的營商致富，在她的心目中同樣是工作，要幹就要幹到最好。於是，她報考了清華 EMBA，而最終順利被錄取也成為她人生中一個轉捩點。

2004 年帶著企業發展的疑問和困惑，齊橋橋走進了清華 EMBA 課堂，著名大師舒爾茨的行銷法則、二八定律，這些知識都成為了她發展事業的及時雨。在其後的營商管理實踐中，清華的這十八門課切切實實給了她極大的幫助，直接導至了旗下企業的亮麗業績和彭勃( 應該是蓬勃，記者注 )擴展。

不過，《習近平傳》一書根據知情人士的透露和香港傳媒的報導，給出了另一個版本的齊橋橋下海經商經過，尤其是她在 1989 年移居香港這段歷史，齊橋橋從未公開證實過，但卻提到過她有在香港生活過的經歷。

據說，1989 年齊橋橋移居香港，剛開始時曾一度屈就當了工人。2006 年齊橋橋在接受採訪時透露：17 年前，剛到香港不久的她跟隨朋友參加一個聚會，席間一個對易經頗有研究的人對她很好奇，於是就對她說，你有興趣讓我為你卜上一卦嗎！當時的她很驚奇，因為在眾多西裝革履之間，她穿的太普通了，她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後來才知道是一家著名金融公司的老總會對她很感興趣，好奇之餘，她決定讓他為自己算一算，經過仔細的推算之後，這個朋友肯定的說:“你未來最適合做房地產！”對於貿易尚未熟知的齊橋橋覺得這位先生的話太過離奇，沒有全然放在心上，但是從那時起，“房地產”三個字悄無聲息的與她結下了不解之緣。

香港媒體稱，上個世紀 90 年代，齊橋橋就開始以港商的身分在京城、深圳等地開發最暴利的房地產。她成立北京

2010 年 9 月 18 日，齊橋橋帶領清華 EMBA 學生打腰鼓。

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丈夫鄧家貴擔任總經理，在京城黃金地帶興建豪華樓盤，取名“觀緣”，又名錦官苑，其中包括豪華公寓京橋公館。

由此可見，齊橋橋的真正經歷並不像她所說的那樣簡單，尤其是她曾強調在父親習仲勛 2002 年去世後，她“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盡了孝心”後才毅然下海的。但網上資料顯示，北京中民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簡稱：北京中民信房地產）是於 2001 年 8 月 9 日成立，公司總部設於北京市平谷區興谷工業開發區 6 區 55 號，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齊蓮馨。

據知情人士稱，這個齊蓮馨就是齊橋橋，她只不過是在母親齊心名字諧音的中間，加上了一個“蓮”字。知情人稱，在北京房地產業沒有不知道齊橋橋的房地產開發是如何發家的。

齊橋橋夫婦的地產生意不僅在北京，深圳也有，同樣是

最佳地段。她旗下的深圳市遠為實業公司，與深圳地鐵合作，成立了深圳市地鐵遠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地鐵東門老街站上蓋物業。

## 閨蜜證實齊蓮馨就是齊橋橋

女漢子問筆者：“你明白了吧，她幹什麼都肯學習、都很認真、都要幹到最好，所以首任武警外事辦主任從無到有，幹得外賓、領導交口盛讚出色，而下海營商在她看來同樣是必須幹好的工作，所以也就通過學習和實踐，從不懂到精通，幹得出類拔萃。這就是你‘為什麼賺錢開公司幹得那麼起勁兒’的答案。”

有港媒曾質疑齊橋橋父喪後始從商的說法，並以 2001 年 8 月的北京“中民信房地產公司”為證，因其法人姓名為齊蓮馨，並據知情人稱即齊橋橋。

筆者向“閨蜜”探詢，她說不假，然後談到橋姊的兩段婚姻。第一段堅不吐詳，只說前夫姓張，育有一女隨母，上世紀 70 年代末結合，80 年代中離異。與現任夫婿鄧家貴 1990 年相識，戀愛 5 至 6 年，1991 年鄧曾以 300 萬港幣購置香港寶馬山花園一單位，然後作為定情信物相贈，二人於 1996 年結婚。

鄧家貴雲南人，上世紀 80 年代已因菸草及捲煙設備業致富，九十年代在北京、深圳、香港創辦多家公司，其時一則習近平官職仍小，二則如那家“中民信房地產”，掛個齊橋橋的名，橋姊並無實質參與管理，其實都是鄧家貴的生意。

應該說，齊橋橋有兩段婚姻在太子黨圈子內並不是什麼

新聞，但閨蜜證實齊蓮馨就是齊橋橋，倒是首次間接證實了香港傳媒的相關報導。至於齊橋橋與鄧家貴的婚姻及房地產，香港傳媒也早有報導。

中民信董事長齊橋橋。

2009 年 10 月，香港《壹週刊》爆料，過去一年，購入一些新高造價豪宅的，大部分是內地人，當中包括習近平的親戚，其中兩宗都是買價達一億五千萬港元的豪宅。第一宗是年初成交價達一億五千萬港元的豪宅，其買家張燕南的拍檔是北京中民信房地產總經理鄧家貴，而鄧的妻子齊橋橋，是前副總理習仲勛的大女兒、現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胞姐。第二宗是今年八月成交的另一豪宅，據市場指買家也與習近平有親戚關係。

據悉，事件曝光後，中共高層略有微言。儘管《壹週刊》沒有披露更多細節，但網上資料顯示，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及姐夫鄧家貴在房地產界一直很高調，在習近平未當上王儲之前，經常接受媒體採訪，介紹中民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業績，同時也通過官方媒體宣傳來為自己的樓盤大做廣告。

據彭博社的研究，習家的大部分資產都可以追蹤到習的姐姐，63 歲的齊橋橋；她的丈夫鄧家貴 61 歲；他們的女兒張燕南，33 歲。

截止 2012 年 6 月 8 日的時候，鄧家貴還擁有江西稀土

和稀有金屬鎢業有限公司 18% 的間接股份。這種可以用於風力渦輪和美國的智能炸彈中的金屬因為中國收緊了供應而價格飆升。

2011 年 12 月的記錄顯示，齊和鄧在深圳遠為投資有限公司持股共值 18.3 億元（2 億 8800 萬美元），這是深圳市一家經營房地產的多元化控股公司。遠為旗下有其他幾家公司完全由這對夫婦所擁有，總價值至少有 5.393 億元（8480 萬美元）。

張燕南在北京合康億盛變頻科技有限公司（Hiconics Drive Technology Co 300048）投資了 317 萬元，從 2009 年至今增值了 40 倍，按照深圳股市昨日的收盤價，已經達到 1.284 億萬元（2020 萬美元）。

儘管齊橋橋一家人在習家兄弟姐妹中是最有錢的，但《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作者高曉瑜特意用一個段落來描寫"齊橋橋生活簡樸，無一件名牌"：

聽說筆者是香港傳媒人，她極為開心，不過說話仍然毫不客氣："讓讀者瞭解真相是你的職責，你給我聽明白、寫清楚：總之，大家都看錯了齊橋橋，第一，她根本不把錢當回事，賺錢更不是為了奢侈享受，渾身上下加上坤包（京方言，即手袋），我沒看過一件愛馬仕、LV。"

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對《內幕》評論說，自習近平上台後，已是億萬富婆的齊橋橋，相對來說已經低調了很多，她的房地產公司及樓盤的廣告也不多見，再加上她已把生意轉手賣掉，齊的形象已不像以前那麼糟糕了。

"不過，閨蜜的這番替齊橋橋的表白，沒有愛馬仕 LV，也不奢侈享受，甚至根本不把錢當回事等等，似乎有

些畫蛇添足，給人一種越描越黑的感覺。因為以齊橋橋的個人財富，還有她在香港的豪宅，早就過上榮華富貴的日子，跟生活簡樸毫無關係，跟老百姓的仇富心態更無關係。”

## 大義滅親，抓表弟堂弟

八月初“周老虎”示眾幾日後她到習家串門，因為和全家都很熟，瞭解到習家剛開過一次家庭會議：老太太和“大弟”習近平都參加了會議，因為“大家長”電話通知“有要事相告”。二姊齊安安、小弟習遠平等都到齊了。

主持會議的齊橋橋先向大家報告“好消息”，那就是她擁有的所有公司，基本上都已“打包”售出，自己已淨身退出商場。然後“就象領導做報告一樣”，對弟妹們提出了三點要求：

第一，從今往後，任何事情必須首先從國家利益去考慮，不打個人的小算盤。

第二，繼承父親的遺志，立黨為公，堅持思想解放，堅定開放改革。

第三，大弟（習近平）今天的身分和地位，對我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弟不光是習家的兒子，更是人民的兒子，我們也一樣，一定要全力以赴支持大弟的工作。

她坦言剛剛完成的賣盤退商，帳面上的損失可以說巨大，但是絕對值得。她強調：“從我開始，不給習家抹黑，不給國家抹黑，帶頭不做任何生意。如果我們犯法，就得跟周永康、徐才厚一樣法辦！”

齊安安、習遠平相繼表了態，表示要向大姊學習，牢記

父親教誨，“夾著尾巴做習近平的親屬”，低調同時嚴格遵守黨紀國法，絕不給他添一絲一毫的麻煩。不給別有用心者提供一絲一毫的藉口。

習近平總結發言，首先對大姊不惜利益重損的無條件支持衷心感謝，然後以齊明為例重申大義滅親的決心，最終向大家擺明了反貪打虎的艱難和兇險，希望全家人團結戰鬥以慰父親在天之靈。

縱觀這篇介紹齊橋橋文章的全文，有關習近平“大義滅親，抓捕表弟”應該是全文一大亮點。該文在談到由齊橋橋主持召開的家庭會議上,習家兄弟姐妹一致同意“大義滅親”:

而“大家長”可不是叫的好聽的，舉個例子吧，大義滅親抓捕表弟齊明，就在她主持討論後一致同意的。講句笑話，橋姊威風過幾位常委呢，他們在習近平宣布前還啥都不知呢。

在“閨蜜眼中齊橋橋”一文發表前後，有關習近平表弟齊明被抓的消息開始在網上流傳。9 月 1 日，新浪博主 @ 清遠清揚發了一條習大大反腐連表弟都不留情面的微博，經 @ 老沈第一轉發後，瞬間轉發過萬，評論三千全是贊。有網友置疑，這個清遠清揚是誰呢？他又是怎麼知道習大大六親不認大力反腐拘捕涉貪表弟齊明的事？

此外，被稱毛左的張宏良轉發一位將軍的微信，全文內容為：習總六親不認拘捕涉貪表弟齊明（舅舅的兒子），事前不吹風，突然公布眾常委震驚，杜絕貪營攪渾水，他早在立儲之初就在母齊心召集的家庭會議上說“黨和人民把我推上了這個位置，為了不當千古罪人，為了避免亡黨亡國，我必須全力肅貪反腐，義無反顧別無他選！打鐵必須自身硬，自己的親屬也要硬，只反別人不反自己是反不下去的，所以

我要用黑布蒙眼揮大刀反腐，到時候如果砍中了你們，我會非常心痛，但請你們諒解，我別無他法。”

齊橋橋

對於這個傳聞，有網友議論說：如果真實，就要鼓掌？我覺得是公開真實案情，公開正確審理，獲得正確的刑期，沒有偏頗，沒有徇私才應該鼓掌吧？！但也不應該為了民聲而重判！

還有網友評論說：捕誰都是應該的，治國理政需要政治家，政治家需要有戰略眼光，不是玩硬玩橫就能走得了的，今天的政策如同行船調頭，效果會在未來才能看得清。

不過，北京消息人士告訴《內幕》，習近平的表弟齊明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在不久前被抓，當時齊明從中南海出來，和人吃飯時被抓，跟齊明一起吃飯的同桌是某公安局長。

這位消息人士還透露說，習近平的另一個堂弟習濤在西安亦被抓。

而瞭解習家的知情人士對《內幕》表示，誰都沒有想到齊明真的被抓了，齊橋橋一文則透露，主張抓齊明正是習近平大姐齊橋橋，文章甚至稱，齊橋橋要比幾個常委還早知道一些事情。

## 齊橋橋給弟弟提施政建議

《齊橋橋成習近平打虎堅強後盾》一文對習家兄弟姐妹的關係多有潑墨，尤其是大姐齊橋橋讓妹妹齊安安、大弟習近平和二弟習遠平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稱大姐從小就是他們的啓蒙導師，習家孩子愛讀書的習慣都是受她的影響。所以，在最近一次習家家庭會議上，習近平懇請大姐提供施政看法和建議：

這份崇拜至今未減，所以接下來習近平的話是："大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請對我施政各方面提提看法和建議。"

"大家長"呢毫不客氣，開場白是："你現在身居高位，好些不中聽的話人家可能有顧慮，也只有我這個老姊姊敢於直言不諱了。"

她聽到外面有人對大弟用人策略有所議論，認為習過份倚重"自己人"，便專門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在警醒與鞭策，所以不避辛辣："你應該像父親一樣，不拘一格大膽使用人才，充分發揮他們身上的正能量，執政為民不能憑個人好惡，不能只用自己的人，要團結有理想、有信念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奮鬥。"

她還並非泛泛而談，而是有的放矢："你喜歡用和你共過事的人，因為知根知底，但全國三十個省市，你只有福建、浙江、上海三省市有舊下屬，選擇面不是太窄了嗎？你過份強調乾淨、正派，難免就會重用平庸之輩，雖是從不犯錯的大好人，但能力、魄力都難免差強人意。"

中共十八大前，明鏡出版社出版了相江宇撰寫的《習近平班底》（2011年7月）；十八大後，明鏡出版社又出版